



# ‘我当时想死’

叙利亚的酷刑受害者  
直言表白

**AMNESTY**  
INTERNATIONAL



国际特赦组织出版物

国际特赦组织 2012 年首次发表

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秘书处

Peter Benenson House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United Kingdom

[www.amnesty.org](http://www.amnesty.org)

国际特赦组织版权所有©2012

索引号: MDE 24/016/2012

原文: 英文

英国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秘书处印刷

版权所有。本出版物受版权制约,但如用于宣传、运动和教学目的,可以任何方式免费复制,但不能转售本出版物。版权所有要求所有此类用途须向他们登记,以评估影响。要在任何情况下复制本出版物,或在其他出版物上转载、翻译或修改,必须要事先取得出版者的书面同意,而且可能需付费。如欲取得版权所有允许,或有任何其他查询,请联系 [copyright@amnesty.org](mailto:copyright@amnesty.org)。

封面照片: 国际特赦组织设计

国际特赦组织版权所有©

国际特赦组织是一场全球运动,在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 300 多万支持者、成员和活动人士参与,致力制止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们的理想是使每个人都享有《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准则上刊载的所有权利。

我们独立于任何政府、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或宗教。我们的资金主要来源是会员会费和公众捐款。

**AMNESTY**  
**INTERNATIONAL**



# 目录

1. 序言 .....	5
关于本报告 .....	7
2. 侵害行为的模式 .....	9
3. 酷刑一览表：受害者的声音 .....	13
殴打 .....	13
“比萨特阿里”（飞毯） .....	17
“杜拉波”（轮胎） .....	18
“法拉卡”（殴打脚掌） .....	18
“沙白赫” .....	18
绑在十字架上 .....	19
强迫保持痛苦姿势 .....	19
“德国椅子” .....	20
电击酷刑 .....	20
被迫观看另一名被拘留者遭受强奸 .....	21
被迫观看或听其他人遭受酷刑 .....	22
受害者因为宗教信仰遭受殴打及其他侮辱 .....	23
使用钳子 .....	24
威胁 .....	24
长期单独监禁 .....	25
监狱条件恶劣 .....	25

强行把盐塞进嘴里 .....	28
遭受过度寒冷 .....	28
用刀刃划割 .....	28
烟头烫 .....	29
不提供医治 .....	29
剥光衣服以及其他侮辱/有辱人格的做法 .....	29
与过世或垂死的囚犯被关押在一起 .....	30
4. 叙利亚的法律义务和有罪不罚的风气 .....	31
5. 建议 .....	34
对叙利亚当局的建议 .....	34
对所有国家政府的建议 .....	34
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建议 .....	34
尾注 .....	36

# 1. 序言

## “我当时想死”

“塔莱克”（Tareq）对国际特赦组织表达他当时的感受。他说他因此没有告诉拘留所的看守或官员，他每天需服用的药物。另一名曾被拘留的人说，他在被关押时考虑过自杀。还有两人说，他们宁可死，也不愿再被叙利亚保安部队拘留。

叙利亚在过去 1 年局势动荡，反对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府的活动继续进行，而叙利亚的拘留所中则发生一系列严重的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

2011 年 2 月，叙利亚开始发生零星的示威活动，大多和平进行。1 个月后首次出现示威者被杀事件，示威随之变得更为频繁。自那以后，虽然示威活动仍然和平进行，但在动荡局势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武装反对派团体发动主要针对叙利亚保安部队的袭击，许多此类团体大致上受到“自由叙利亚军”的庇护。<sup>1</sup> 国际特赦组织收到 6,500 个据报死于动荡局势者的名字，大多数是在示威期间被叙利亚保安部队杀死。<sup>2</sup> 叙利亚当局质疑这些数字，并在 2012 年 2 月称，自骚乱开始以来有 2,493 名平民和 1,345 名保安部队成员丧生。<sup>3</sup>

叙利亚保安部队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许多成员的广泛谴责，但这完全无助于扭转镇压局面。2012 年 2 月 4 日，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草案，该草案对“叙利亚恶化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并要求停止一切暴力行为。自那以后，据报有 1,179 人丧生，其中 632 人是在叙利亚第三大城市霍姆斯丧生。霍姆斯的邻近地区，特别是基本由反对派武装控制的巴巴阿摩尔（Baba ‘Amr）、因沙阿特（Insha’at）和卡尔蒂耶（Khaldiyyeh）地区，受到叙利亚军队的连续攻击，在 2012 年 3 月初撰写本报告时，反对派武装似乎已被驱赶出这些地区。

虽然大多数数据称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是由国家保安部队所犯下，但也有一些报告称武装反对派团体犯有侵害行为，包括绑架和杀死一些人及其亲属，这似乎因为那些人支持政府，或是被称为“沙比哈”（shabiha）的武装团伙成员，据信“沙比哈”团伙在政府军的授意或默许下行动。国际特赦组织正在调查这些报告，如果报告属实，则令人深感不安。国际特赦组织毫无保留地谴责武装团体的严重侵害行为，包括针对平民的袭击、不区分目标和过度的攻击、酷刑和其他虐待、劫持人质以及杀害俘虏的行为。<sup>4</sup>

考虑到针对叙利亚平民的其他侵犯人权行为，本报告的证词进一步证明，叙利亚发生的酷刑和其他虐待，是广泛和有系统地袭击平民行动的一部分，以有组织的形式进行，而且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因此构成危害人类罪。针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在 2011 年 8 月设立，以调查叙利亚自 2011 年 3 月起据称发生的所有违反国际人权法律行为。该委员会在 2011 年 11 月 28 日和 2012 年 2 月 22 日发表的两份报告中称，“在国家最高层似乎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确实发生了危害人类罪。<sup>5</sup>

这些报告附和了国际特赦组织早在 2011 年 4 月 26 日作出的结论，即叙利亚当局侵犯人权的行包括谋杀和酷刑，而且似乎是广泛和有系统地袭击平民行动的一部分，这些侵害行为因

此构成危害人类罪。国际特赦组织在 2011 年 7 月再次作出结论说，如果考虑到叙利亚其他地区发生的其他罪行和侵犯人权行为，在《叙利亚的镇压：泰勒凯莱赫（Tell Kalakh）发生的恐怖行为》<sup>6</sup> 这份报告中记录的侵犯人权行为，即构成危害人类罪。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在过去一年中搜集和收到的许多证词，人们在被捕时几乎都遭到殴打或遭受酷刑和虐待，他们随后在被送到拘留所的路上，以及在抵达拘留所时和之后，也经常发生这些情况。受害者包括未满 18 岁的儿童。酷刑和其他虐待似乎是旨在处罚、恐吓和逼供，也可能是警告其他人如果他们也被捕将会有什么遭遇。在几乎所有情况中，被拘留者经常长时间被与外界隔绝地关押，他们的家人或律师无法探望他们，拘留条件经常相当于强迫失踪。

在多起情况中，酷刑或其他虐待严重，

受害者在关押中死亡，此类死亡事件的报告惊人地增多。国际特赦组织 2011 年 8 月发表的报告《致命的拘留：叙利亚民众抗议期间发生的关押中死亡事件》，<sup>7</sup> 记录了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自那以后，接获举报的关押中死亡事件数量继续增多，在本报告撰写时达到 276 起。对于在叙利亚据信关押在相当于强迫失踪条件下的人，他们的家人数月之久也收不到任何有关他们命运的信息，考虑到这些人的数量，关押中死亡人数的真实数字可能更高。

那些上街抗议的人，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发起抗议、记录与传播抗议信息或记录政府侵害行为的人，尤其可能遭受任意拘留、酷刑和其他虐待。试图向抗议中遭到保安部队射击或受伤的人提供医疗协助的人，同样面临此类侵害的危险。那些支持或被怀疑支持自由叙利亚军或其他武装反对派团体的人，也面临危险。

所有保安部队，无论是空军情报局、军事情报局、政治安全局、总情报局（一般被称为国家安全局）、刑事安全局，还是武装部队，都继续经常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目前由少将贾米勒·哈桑（Jamil Hassan）领导的空军情报局，最为令人生畏。<sup>8</sup>

那些在抗议中受伤并需医治的人，即使在医院中也可能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一些人甚至遇害，或遭到强迫失踪。国际特赦组织在其 2011 年 10 月发表的报告《健康危机：叙利亚政府以伤者和医务工作者为打击目标》中，<sup>9</sup> 记录了叙利亚当局如何将医院和医务人员变成镇压工具，还记录了那些违抗政府的医务人员如何因为试图履行其职责，以首先照顾病人的福利，而可能面临逮捕、与外界隔绝的拘留、酷刑或其他虐待，以及其他控告。

一般来说，大家对据报发生的酷刑和其他虐待早有耳闻，但随着 2011 年 3 月爆发大范围骚乱以来出现大规模逮捕，有关该国各地保安部队、军队和沙比哈团伙实施酷刑或其他虐待的报告也相应增加。

数十年来，国际特赦组织一直在记录叙利亚广泛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情况，例如，国际特赦组织在其 1987 年的报告《叙利亚：保安部队实施的酷刑》中，列出了其据报得知的 38 种酷刑。<sup>10</sup> 叙利亚的人权局势在那十年中尤其严峻，据报广泛发生了法外处决、强迫失踪和其他侵害行为。<sup>11</sup>

在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于 2000 年掌权后，有关酷刑的报告稍微减少，但保安部队在遭遇大规模示威时仍动用此类手段，例如 2004 年 3 月叙利亚的库尔德少数民族成员举行的示威，在此前的一场足球赛中，库尔德人遭到保安部队的射击，引发广泛的骚乱。据报有 2 千多人被捕，他们几乎都是库尔德人，其中许多人遭受酷刑。国际特赦组织在其 2005 年的报告《叙利亚：2004 年 3 月事件发生 1 年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库尔德人情况》中记录了详情。<sup>12</sup>

国际特赦组织在其 1987 年的报告中，向叙利亚政府提出 9 条详细的建议。如果这些建议得到落实，本应可大大确保所有被拘留者都不会遭受叙利亚官方人员的酷刑或其他虐待。自那以后，叙利亚当局仅落实了两条建议：加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禁止酷刑公约》），并审议 1962 年颁布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中规定对政治犯实行预防性拘留的条款。叙利亚的紧急状态在实行了近 50 年后，于 2011 年 4 月结束，但这一审议拘留条款的机会，对缓解被捕者的情况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为新颁布的法律将未经指控情况下可进行的最长拘留期限延长到 60 天。该法律还允许警察将进行逮捕和拘留的权力，移交给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机构，因此使多个安全和情报机构能够一如既往地维持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的制度。<sup>13</sup>

本报告所研究的一些现有法律条款，实际上使所有实施酷刑的保安部队成员免受处罚。这些条款和上述法律，使叙利亚在 2012 年 2 月 27 日公决通过的新《宪法》第 53 条第 2 款成为空谈，该条款规定：“任何人都不应遭受酷刑或侮辱性的待遇，法律应针对那些这样做的人确定处罚”。

本报告中的证词清楚显示，叙利亚当局的有限行动对终止国内有系统地实施酷刑或其他虐待的情况，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此，国际特赦组织仅向叙利亚当局作出两项至关重要的呼吁：停止对那些和平表达反对政府意见的人，进行任意逮捕和与外界隔绝的拘留；终止有系统地实施酷刑或其他虐待的情况。为达到此目的，叙利亚当局首先应允许独立的国际人权监督者前来访问，包括联合国人权机制和非政府组织，例如国际特赦组织，这些组织能够直接评估该国的人权状况。

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承担其保护叙利亚人民人权的责任。国际社会特别应：

- 将叙利亚的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处理，以调查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包括据报发生的危害人类罪。
- 施加并执行全面的武器禁运，防止任何人或国家向叙利亚提供任何武器、军火；军事、保安和警用设备；以及培训和人员。
- 针对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和其他可能参与命令或实施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采取财产冻结行动。

## 关于本报告

国际特赦组织无法在叙利亚进行实地调查；与其他国际人权组织一样，自 2011 年 3 月中旬爆发骚乱以来，国际特赦组织实际上被政府阻止访问叙利亚。同样地，针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于 2011 年 8 月成立，但至 2012 年 3 月初仍未获准访问该国。

尽管如此，自从 2011 年 3 月以来，国际特赦组织公布了大量关于叙利亚人权侵犯情况的信息。除了上面提到的 3 份报告外，关于许多人据报遭受酷刑或虐待的信息，也于多份紧急行动呼吁、新闻稿、公开声明及媒体采访中公布。<sup>14</sup> 2011 年 10 月公布的报告《情报部门伸张的触角：针对海外叙利亚人及其国内亲属的暴力和骚扰行为》，也记录了国外的叙利亚反对派人士及他们在叙利亚的亲属遭到的骚扰和袭击。<sup>15</sup>

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结果得到了其他机构报告的印证，例如阿拉伯国家联盟观察团的报告。叙利亚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之间为终止暴力而达成协议，该观察团负责监督协议执行情况。他们在 2011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2 年 2 月 28 日之间访问了叙利亚，并在 2012 年 1 月 22 日向阿拉伯国家联盟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是关于其头 3 周的工作情况，据报引用了明确证

据来显示叙利亚政府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对抗议者使用过度武力，报告还称该国继续出现关于被拘留者遭受酷刑的汇报。一些国际记者以前被禁止进入该国，但根据叙利亚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协议条款获准入境。他们的报道加强了许多叙利人证词，以及该国公民记者所拍摄录像的可信性，这些录像自 2011 年 3 月起被公布于互联网上，但外界难以对其进行核实。

国际特赦组织在 2012 年 2 月中旬对约旦进行了访问调查，本报告是基于在此期间获得的证词。访问团会见了数十名叙利亚人，其中约 25 人说，他们在越境逃离叙利亚之前，在被关押期间遭受了酷刑或其他虐待。在访问团会见的人中，超过半数来自与约旦接壤的德拉省（Dera'a），那里在 2011 年 3 月首次出现抗议者被杀事件；其他人来自大马士革省、大马士革农村省（Rif Dimashq）、哈马省（Hama）、哈塞克省（al-Hasakah）、霍姆斯省、拉塔基亚省（Latakia）、苏韦达省（al-Suwayda）和塔尔图斯省（Tartus）。在以前曾被拘留的人中只有一名是妇女。虽然妇女在许多抗议活动——尤其是城市地区的抗议——和支持改革的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拘留妇女参与者的比例仍然较低。与往年的情况一样，国际特赦组织收到关于妇女在这些事件期间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报告，但要比关于男子的同类报告少得多。

在访问时，叙利亚军方对霍姆斯市的地区发动了袭击。许多目击者称，针对示威和多个村镇的各种军事和保安行动持续了多月。除此之外，国际特赦组织 2012 年 2 月对约旦进行访问调查时，还收到关于以下情况的证词：平民区遭到炮击；和平抗议者和其他人受到实弹射击；法外处决；房屋遭到焚烧和抢劫；任意逮捕；医务工作者被当作打击目标；受伤的抗议者和其他人被阻止就医，以及强迫失踪。但本报告仅聚焦于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这些行为在过去 1 年中甚至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叙利亚政府镇压活动的核心。



## 2. 侵害行为的模式

“他们用电缆打我，特别是我的头部，并叫我跪在巴沙尔·阿萨德的照片前。”

曾被拘留的“阿布·纳杰姆”说（参阅下文）

如上所述，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几十年来在叙利亚广泛存在，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初尤其普遍。情况在 1990 年代末和 2000 年代有所改善，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出现了几次大规模释放犯人的行动，但国际特赦组织获悉并在其 1987 年的报告中公布的 38 种酷刑，继续受到报道，例如 2004 年 3 月的抗议行动后，被捕的库尔德人遭受了酷刑。令人遗憾的是，在 2011 年 3 月之后的 1 年中，该国又出现了与 1980 年代相同的严重镇压和侵害行为。

至 2012 年 3 月 1 日，国际特赦组织收到了超过 6,500 个据报在 2011 年 3 月中旬后遇难者的名字；还有更多的人受伤。据信有数万人被捕，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有许多人遭到任意拘留，与外界隔绝地受到长期关押，并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许多人的关押条件相当于强迫失踪。在过去 10 年中，据报每年平均发生 4 起或 5 起关押期间的死亡事件，而从 2011 年 3 月至本报告撰写时，该数字急剧上升到 276 起。

某些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模式和手段曾被减少使用，特别是在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于 2000 年掌权后，但自从 2011 年 3 月起收到的证词显示，这些模式和手段又重新被普遍实施。例如，国际特赦组织采访的大多数获释者说，他们在到达拘留所时，多次并长时间遭到拳打脚踢，被人用棍棒、步枪枪托与电缆击打，他们在被殴打时还经常遭到侮辱和其他谩骂。几十年来，这些被拘留者刚到拘留所时遭遇的殴打行为被称为“接待”。在受到“接待”期间，被拘留者通常被脱光衣服，只穿内裤，有时在拘留所的院子中整夜或 24 小时暴露于自然环境中。

近月来，另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是，男女被拘留者与其他人一起被关押在过度拥挤的环境中，严重限制其使用厕所和洗手间设施的权利。大多数以前被拘留的人说，他们每天只获准去洗手间一两次，每次 30 秒，最多 2 分钟，来回洗手间的路上经常遭到殴打和侮辱。食物经常不足，而且质量很差，这是叙利亚的被拘留者和犯人几十年来普遍遭遇的情况。那些受访者总是说，餐点只包括少量干面包、米饭或土豆。

自 2011 年 3 月以来似乎更为普遍的另一项做法是，被拘留者的宗教信仰遭到诋毁。

其中被称为“杜拉波”（*dulab*，意为轮胎）<sup>16</sup> 的是一种常见的酷刑手段，多年来情况依旧。受刑者被迫置身于一个汽车轮胎内，轮胎往往被悬挂起来，行刑者用拳头、棍棒、鞭子或缆绳殴打受害者的双脚，或者身体其他部位，打脚的酷刑通常被称为“法拉卡”（*falaqa*）。

与最近几年相比，“沙白赫”（*shabeh*）是目前更为普遍使用的酷刑方式。受刑者以多种方式被悬挂起来，例如被悬挂在高处的钩子、手柄或门框上；或者手腕被铐住后吊起来，双脚

刚好离地，或脚趾尖触地，然后受刑者再三被人用各种器械殴打。其他形式的悬挂据报也有，例如呈悬挂被绑在十字架上。

一些以往罕见的酷刑和其他虐待手段，包括电击，被更频繁地报道。国际特赦组织在约旦采访的受害者描述了 3 种形式的电击：在被拘留者的身上和地上喷洒水后，行刑者向地上放电，电流急速击中那些身上有水的人；用电棍进行电击；还在一起情况中通过一把金属“电椅”进行电击。此类手段经常导致受害者昏倒。

据报还有一种被称为“比萨特阿里”（*bisat al-rih*，意为飞毯）的手段，受刑者面部朝上，被绑在一块木板上，木板的两端可以折叠合并，使受刑者的头部靠向双脚，引起腰部剧痛，受刑者在此过程中遭到殴打。另一种手段是割伤，行刑工具包括卡拉什尼科夫型号步枪上的刺刀。烟头烫这种手段近年也更为常用。

与多年来的情况相比，强奸和其他性侵犯的酷刑和虐待也被更频繁地报告。在约旦的几个受访者说，当局用警棍击打生殖器部位的情况非常普遍，包括以“沙白赫”方式悬挂并击打受刑者。一名曾被拘留的人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在一起情况中，他被迫观看一名男性被拘留者在他面前遭受强奸。一名获释者说，与他被关在同一间牢房的一名年轻男子，肛门被人强行插入一个顶部破裂的玻璃瓶。另一个人说，他的狱友被人用一支金属插杆强奸。其他人谈到一名与他们关在同一间牢房的犯人，他在遭到“沙白赫”方式悬挂时，生殖器被绳子系上一大包水。

国际特赦组织还获悉一些多年来未曾听闻的酷刑和其他虐待手段。一名男子显示了他的腿和脚腕上的损伤，他说这是被钳子所伤。另一人说，他在牢房中和一具疑似是尸体的东西被关了一夜。

总体而言，国际特赦组织在约旦采访曾被拘留的人（既有男子也有妇女）说，他们是 31 种酷刑和其他虐待的直接受害者或见证人：

- 殴打身体所有部位，包括用拳头、脚部、棍棒、警棍、编缆、鞭子或卡拉什尼科夫型武器的枪托，对身体拳打脚踢和掌掴；
- 拉扯或拔出头发；
- 在身体上捻灭烟头；
- 用钳子挖肉；
- “杜拉波”，受刑者被迫置身于一个轮胎中，轮胎往往被挂起来，而受刑者则遭到殴打；
- “法拉卡”，敲打脚掌；
- “比萨特阿里”，受刑者面部朝上，被绑在一块木板上，木板的两端可以折叠合并，引起其腰部剧痛，受刑者在此过程中遭到殴打；<sup>17</sup>
- “沙白赫”，受刑者往往长时间手腕被铐住后悬挂起来，或被悬挂在钩子或门框上，有时双脚被悬挂，受刑者通常遭到殴打，有时被拘留者被迫保持痛苦姿势，脚趾尖必须触地；

- 绑在十字架上——另一种悬挂酷刑，受刑者被捆绑在墙上或框架上，手臂伸展成如同被绑在十字架上的姿势；
- 保持痛苦姿势，例如被迫长时间脚尖踮地；
- 暴露于极寒环境下，例如被迫只穿着内衣裤整夜或长时间呆在室外；
- 遭受性暴力；
- 被迫观看另一名被拘留者遭受强奸；
- 被迫观看或听其他人遭受酷刑的场面和声音，包括来自朋友和家人的，并接触酷刑受害者被杀的情景；
- 用电棍或其他手用工具电击身体部位；
- 通过向湿的地面放电来进行电击；
- 电椅：装有金属头盔的金属椅，受害者被绑在上面，然后启动电流开关；
- “德国椅子”（*al-kursi al-almani*）：受刑者被绑在一把金属椅子上，椅子背部向后移动，造成脊柱剧痛，颈部和四肢受到重压；
- 用强奸来威胁受害者；
- 威胁受害者他们的亲属将遭受拘留、强奸或其他折磨；
- 用处决来威胁；
- 诋毁受害者的宗教信仰；
- 通过淫秽语言、辱骂或强迫受害者在其他人面前脱衣服，以侮辱他们的人格；
- 刺伤或割伤；
- 强行将令人不快的物质，例如盐，塞入嘴中；
- 拒绝提供足够的医疗；
- 剥夺受害者享有新鲜空气或使用厕所和洗涤设施的权利；
- 在过度拥挤的情况下进行拘留；
- 长时间单独监禁；
- 与行将死亡的犯人被关在一起，犯人随后因为无法得到医治而死亡；
- 与疑似尸体被一起单独监禁在牢房中。

曾被拘留的人在约旦接受采访时说，他们由于各种原因获释。其中一人说，他被带到一名法

官面前，法官可以分辨出“供词”是假的，而他和其他人是在酷刑之下在上面签名，但国际特赦组织不清楚当局有否下令对酷刑指控进行任何调查。另一个人说他在行贿后获释。还有一个人说，他获释是因为阿拉伯国家联盟观察团的干预。至少两人似乎在当局实施大赦后获释。一些人被起诉，他们有可能在将来受到审判，但没有明确的审判日期。其他人则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获释，另几个人被迫签署表格保证他们不会再参与示威。

## 3. 酷刑一览表：受害者的声音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恨这个地方。  
我考虑爬上墙后跳下去自杀。”

曾被拘留人士“沙米”（“al-Shami”）（见下文）

以下内容摘自 19 个人的证词，这些人于 2011 年 3 月至 2012 年 2 月期间在叙利亚被拘留和遭受酷刑对待，并于 2012 年 2 月在约旦接受国际特赦组织的访问。国际特赦组织隐藏了大多数人的姓名，以保护他们及其仍在叙利亚的家人。

采访所发现的证据令人不安，显示叙利亚保安部队想出和使用的酷刑手段范围广泛，而且各种保安部队在叙利亚各地一贯犯有侵害行为。证人所描述的残暴行为，显示经常发生对任何仅被怀疑反对政府的人实施酷刑、加害和侮辱的情况。这进一步证明，叙利亚发生广泛和有系统的侵害平民行为，这些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将叙利亚的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这些证据则为该呼吁提供了更多根据。

### 殴打

所有接受采访的曾被拘留人士都描述了各种形式的殴打行为，许多人在被捕和被转送到拘留所期间遭到殴打。很多人还提到在抵达拘留所时遭到暴打，这情况往往被称为“接待”（“*haflet al-istiqlal*”）。据称最为常用的手段是用棍棒、步枪枪托、鞭子、拳头和编缆绳殴打受刑者，并反复用脚踢，通常还同时谩骂和侮辱他们。

“（2011 年）3 月 23 日，当（德拉市）奥马里清真寺遭到保安部队突袭时，我正藏身洗手间里。我躲在门后，但他们踢门并发现了我。他们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指着我的头，把我拉倒在地，然后开始袭击我。他们人很多，10 个、15 个、20 个。他们用枪托、棍棒打我……他们踢我，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枪托砸我的头，把我拉到外面的沥青碎石路边，我流着很多血，他们踩我。其中一人问他的长官‘我应该杀了他吗？’那名长官说‘不行！我们会需要他’。我昏过去了，我看不见东西，因为流血或我不知道的原因。我感到很冷很冷！我被人用一副担架带到保安部门，那里的医生漫不经心地给我的脑袋缝了几针，没有用麻醉药……在上面放了些像醋一样的东西，让我疼得更厉害。在两三天中我几乎昏迷不醒，当我获释时，我是被其他犯人抬着出去。”

41 岁的“阿卜杜勒·巴塞特”（“Abd al-Baset”）是德拉市一名信息技术工作人员，他在 2011 年 3 月 23 日被捕。

\*\*\*\*\*

“在我家前面发生了一起和平抗议，保安部队来时我只是站在那里。他们用所有东西打我和其他人，棍棒、拳脚、金属棍棒、步枪枪托。”

“然后他们接到一道命令让我们走，我以为他们只是想吓唬我们。”

“（第二次时）我和其他 4 个人被抓住，在保安部队的汽车上被他们殴打、侮辱、用电缆打，被折磨了 30 分钟……”

“我们每个人每次都被带到牢房外挨打一到两个小时。在地下室的一间审讯室里，我们被迫跪下，眼睛被蒙住，双手铐在身后，浑身都挨踢……像这样过了 6 天。”

27 岁的“**拉埃德**”（“Ra'ed”）讲述他的遭遇。2011 年 3 月 19 日，他在德拉市自己家外面被捕，被关押了 1 个小时，先是在位于一座电力部门楼房的非正规拘留所，然后是在离那里 100 米远的保安部门。他对国际特赦组织说：“但你们可以用 16 页来写这件事。”2011 年 7 月 19 日，他在德拉市的一次示威期间第二次被捕。他被关押了 1 个多星期，直到他行贿后才获释，他在 2011 年 8 月 13 日逃离了叙利亚。

\*\*\*\*\*

“我（第一次时）是和其他 4 个人被捕。他们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枪托打我们，一个人试图用手保护自己，他们就开枪打他的手。”

“（我第二次被捕后）去莫泽（al-Mezzeh）机场的路上花了两个小时，他们当时不停地问我‘你为什么携带毒品？’我知道我身上没有任何毒品，他们只是想吓唬我。他们打我踢我，每当我问他们为什么那么做时，他们就打得更厉害。”

29 岁的“**穆斯勒**”（“Musleh”）是一名阿拉伯语教师，他来自德拉省的戴尔巴科特村（Deir al-Bakht）。2011 年 5 月 18 日，他试图前往卡塔尔时在大马士革国际机场首次被捕。保安人员将他带到莫泽机场的空军情报部门，他在那里被关押了 18 天。2011 年 6 月 2 日，他由于总统特赦而获释。2011 年 9 月 14 日，他在试图前往约旦时，被国家安全局和军事情报局人员的联合巡逻队再次逮捕。他起初被带到德拉市的国家安全局分部，然后转移到大马士革卡夫苏塞（Kafr Sousseh）地区的国家安全局分部。他在那里被关押了 47 天，然后被带到大马士革的一家刑事法院，再被转移到德拉市。他在 10 天后获释。

\*\*\*\*\*

“被捕后，我一个人被带到一辆公共汽车上，双手被铐，眼睛被蒙住，一路上遭到拳打脚踢，并被人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枪托击打。”

18 岁的“**卡利姆**”（“Karim”）是一名来自德拉省泰白赫（al-Taybeh）地区的学生。2011 年 10 月下旬，空军情报局人员突袭了他一名亲属的家，而当时他正躲藏在那里，他遭到逮捕，不久后被带到德拉市的空军情报局分部，并遭受酷刑。卡利姆遭到拘留 3 个多月，期间与外界隔绝，被关在保安部队管理的几个拘留所，以及加兹（Gharz）中央监狱的一间秘密地下牢房，他在那里被关押了 19 天，另还被关在一所军队设施，这些地点都是在德拉省。他几乎在所有这些拘留设施中遭受酷刑对待，并两次被迫在他不了解内容的文件上按指纹。他被带到一名法官面前，法官撤销了针对他的指控，他随后在 2012 年 2 月初获释。2012 年 2 月 14 日，他逃离叙利亚前往约旦。他在抵达约旦后得知，当局突袭了他的家并试图再次逮捕他。

\*\*\*\*\*

“我一下车他们就袭击我……他们不断对我拳打脚踢，用步枪打我，主要打我的腹部和胸部。我昏迷了两次，两根肋骨被打断，还有两根肋骨骨折。”

“塔莫”（“Thamer”）是一名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他遭到据信是军队第四装甲师人员的武装男子殴打，第四装甲师是由马希尔·阿萨德（Maher al-Assad）<sup>18</sup> 领导。“塔莫”因进行和示威有关的人权活动，而被拘留了 3 次。2011 年 3 月 27 日，他在大马士革的记者俱乐部出席一次会议时，首次遭到空军情报局人员逮捕。他受到关押 4 天，期间与外界隔绝，牢房过度拥挤，他还遭到暴打。2011 年 4 月 29 日，他被军队再次逮捕，随后被交给德拉市的空军情报局，然后被转移到空军情报局在大马士革的总署，他最终在 2011 年 6 月 7 日获释。他最后一次是在 2011 年 8 月 8 日被德拉市的军事情报局人员逮捕。虽然他没有遭受酷刑，并在第二天获释，但却遭受暗杀威胁。不久后，他就离开叙利亚前往约旦。

\*\*\*\*\*

“当军事情报局的人把我带到德拉市的宪兵队时，他们用缆绳打我，特别是打我的头，还要我跪在巴沙尔·阿萨德的照片前。”

40 岁的“阿布·纳杰姆”（“Abu al-Najem”）是一名来自德拉市的装修工。2011 年 7 月，他被军事情报局人员首次逮捕，并被拘留了 17 天，地点是在德拉市的宪兵队拘留设施，以及德拉省加兹中央监狱的秘密地下牢房。同年 10 月，他的家受到突袭，他再次被捕，并被带到德拉市的空军情报局，在那里被拘留了 1 个多月。

\*\*\*\*\*

“我留着长发和胡子。他们抓住我的头发和胡子，用拳头和步枪枪托狠狠地打我，还踢我。他们其中一人抓住我的胡子，然后狠狠地打我的喉咙，使我无法呼吸，另一个人用枪底打我的太阳穴。”

23 岁的“穆罕默德”（“Mohammed”）是一名来自大马士革的学生。他在大马士革参加了抗议活动。在一名抗议者的葬礼期间，他的腿被打断。他上面讲述的是发生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的事件，当时大约 30 名所谓“民众保卫委员会”的武装成员俘获了他和他的两个朋友，“民众保卫委员会”是一个主要由阿拉维派组成的亲政府民兵组织，<sup>19</sup> 他们其后被转交大马士革的军事情报局关押。

\*\*\*\*\*

“在空军情报局分部，通常程序是你一进去就受到‘接待’，也就是一顿毒打。”

65 岁的“纳贾蒂”（“Najati”）是一名退休的学校教师，上面他描述了在霍姆斯市的空军情报局分部遭受酷刑的情况。他在 2011 年 5 月 12 日被捕，在空军情报局分部和第三军事监狱（通常被称为波兰“波罗尼”监狱）各被关押了两周，并遭受了酷刑或其他虐待。“纳贾蒂”后来被转移到拘留条件恶劣的霍姆斯中央监狱，一直关押到 2012 年 1 月 17 日才获释。由于酷刑和其他虐待，以及监狱的恶劣条件，他的一根肋骨被打断，肺部受到严重感染。

\*\*\*\*\*

“在一次夜间被殴打期间，一个人的肋骨在我面前被打断；另一个人的背部骨折，但他们没有送他去医院。有一次，他们用金属管打一个从霍姆斯来的青年，他的脖子被打断，当场死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带到哪里去。”

“**卡利姆**”（见上文）讲述他和狱友在夜间遭受殴打的情况，当时是在 2012 年 1 月，他在德拉省的一处设施被军队第 138 旅关押了 25 天。

\*\*\*\*\*

“第二天，星期五，我被带去接受第一次审问。我的眼睛被蒙住，被迫跪下……砰——我脑袋的一边挨打，砰——另一边也挨打。自那以后，我的右耳丧失了 50% 的听力。其后，他们要我在 10 页的供词上签名。”

40 岁的“**沙米**”（“Al-Shami”）是一名来自大马士革的土木工程师和反对派活动人士。2011 年 11 月和 12 月，他在国家安全局 251 和 285 分部、总部、一所宪兵监狱和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被关押了约 7 周。

\*\*\*\*\*

“我被关了一个星期，挨了许多拳头和棍棒的殴打。这是‘正常的’……”

“当军事情报局的人抓住我们时，我们正抬着两个受伤的人。他们用左轮手枪把受伤的人打死在地上，把我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并蒙住我的眼睛……他们把我带到卡夫苏塞的军事情报局……他们在车里打我，拳击我的头，还拉扯我的头发……”

“我被拳打脚踢，被人用棍棒殴打得厉害。我昏过去了，失去了时间感。我来到一间很小的牢房。我疼得厉害，流很多血，背很疼。”

27 岁的“**塔莱克**”（“Tareq”）是一名来自塔尔图斯的商人和活动人士。他被拘留过 3 次：2011 年 3 月在大马士革被拘留在一座内政部的建筑物中；2011 年 5 月在拉塔基亚被国家安全局人员拘留，上面的第一段简要描述了这次遭遇；他在大马士革农村省的厄宾（‘Irbin）被捕后，大约从 2011 年 7 月 10 日起，在卡夫苏塞的一个军事情报局分部被关押了大约 7 周。

\*\*\*\*\*

“我被蒙住眼睛，双手铐在背后，到达的时候被迫跪在院子里，然后前身和背后都挨打挨踢了 3 个小时，包括被人用一根缆绳打。”

34 岁的“**吉哈德**”（“Jihad”）是在商店工作。2011 年 12 月初，他在德拉市的一起抗议期间被捕。他在上面讲述了他被带到德拉市的军事情报局分部时的遭遇。

\*\*\*\*\*

“我们被蒙住眼睛、戴上手铐，起初被带到扎巴达尼（al-Zabadani）附近的阿萨德村，那里有一个军事情报局办公室……我一到他们就让我坐在椅子上，并开始拳打我的脸。我一低头，情报局人员就踢我，拳打我，并侮辱我，我因此掉了一颗牙。”

“**埃马德**”（“Emad”）是扎巴达尼和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地方协调委员会<sup>20</sup> 之活动人士。



2011 年 2 月和 3 月，他参加并拍摄了许多抗议活动，将录像交给媒体并发布在社交媒体网站上。上面他描述了在 2011 年 7 月 9 日的遭遇，军事情报局人员发现了他，并逮捕了他和他 54 岁的父亲。

\*\*\*\*\*

“在去拘留所的路上和到那里的时候，以及审问期间，我都挨打。”

**“穆罕默德”**（见上文）讲述他在 2011 年 12 月的遭遇，他被捕并被拘留在大马士革的军事情报局分部。

\*\*\*\*\*

“他们用一根缆绳来抽打我的脚趾……有一次，我的衣服因为殴打而被扯破。有时候，他们将我的长袍绑在我头上。我的身体和脸都肿了。”

26 岁的**“穆萨”**（“Mousa”）是香水销售商，也是支持改革运动的活动人士。上面他讲述了他在 2011 年 10 月 1 日被捕后遭受殴打的情况，当时他被关押在德拉的军事情报局分部。15 天后，他被转移到大马士革的军事情报局，在那里又被关押了 37 天，关押他的房间十分拥挤。其后，他被转移到大马士革卡本地区（al-Qaboun）的宪兵拘留所，在那里被关押了两天，然后被带到大马士革莫泽地区的军事法官面前。他随后又被转移到德拉的一处宪兵设施，最终被带到德拉的刑事法院。针对他的所有指控都被撤销，他在 2011 年 11 月 25 日获释。当国际特赦组织在 3 个月后采访他时，他身上遭受酷刑的伤痕仍清晰可见。

### “比萨特阿里”（飞毯）

这种酷刑的受刑者面部朝上，被绑在一块可折叠的木板上，木板两端可向上抬高，从而使头部靠向双脚，引起腰部剧痛。受刑者在此过程中往往遭到殴打。

“我也遭到‘比萨特阿里’的折磨。我躺在一块像桌子一样的木板上，脸朝上，只穿着内裤，眼睛被蒙住。我不知道木板两端怎么升起的，但某种机关使它们向上升。我的腰疼得厉害，因为我的身体被强迫屈曲成 V 形，同时我还挨打。3 个人轮流用鞭子打我，当他们休息时，他们喝茶、抽烟，直到又轮到他们。这持续了大约 1 个小时。”

22 岁的**“加兹”**（“Ghazi”）是一名装修工，上面他讲述军事情报局人员在大马士革对他的虐待行为。7 月 26 日，他在去德拉医院的路上被拘留。约两个月前，在德拉市的一次抗议活动中，保安部队向他发射催泪弹，击中了他的胸膛上方，造成肋骨骨折。他在德拉市的一处军事情报局设施被拘留了 6 天，然后在大马士革的军事情报局 291 分部被拘留了 43 天。

\*\*\*\*\*

“可能是第二天，他们对我实施了‘比萨特阿里’。我脸朝上地被放在一块木板上，我的胳膊和腿被绑住，他们用一根缆绳拉起木板的两边。随着你的双脚靠近你的头，疼痛加剧，特别是在腰部。整个过程大约半个小时，慢慢地实施。”

**“塔莱克”**（见上文）讲述他在 2011 年 7 月被关押在卡夫苏塞的军事情报局设施时的遭遇。

## “杜拉波”（轮胎）

受刑者被迫置身于一个轮胎中，轮胎往往被挂起来，然后受刑者在这种姿势下遭到殴打。

“我们一个接一个地遭受酷刑。他们先用缆绳打我，把我头朝下地倒挂起来，并打我的全身，打了两个小时。在其他日子，他们这样倒挂并殴打我，还实施‘杜拉波’。他们轮流用缆绳打我，每次是一个人打，直到他们累了为止。我遭受过好几次‘杜拉波’。”

35 岁的“阿德南”（“Adnan”）是一名来自德拉省基贝特加兹莱镇（Khirbet al-Ghazeleh）的油漆匠。大约在 2011 年 4 月 20 日，他家在凌晨遭到突袭，他被拘捕。他被捕时遭到殴打，并在苏韦达的一处空军情报局设施被关押了 14 天，在此期间多次遭受酷刑。

\*\*\*\*\*

“一连 18 天，我每天都被放进轮胎中，手腕捆在一起，双脚悬空。在那样的姿势下，他们用鞭子抽我的双脚，每次抽 100 下。”

“泰西尔”（“Tayseer”）来自德拉省的泰白赫地区，他被拘留过两次：从 2011 年 7 月起，在大马士革空军情报局分部的一间地下牢房里被关押了 3 个半月；在大马士革的非哈地区（al-Fayhaa’）被德拉政治安全局拘留了 44 天。

## “法拉卡”（殴打脚掌）

这种酷刑手段在叙利亚相当普遍，受刑者脚掌的敏感部位遭受殴打或鞭打。

“在我第二次受到审问时，我跪着，眼睛被蒙住。他们问我‘你（在供词里）把所有事情都写下来了吗？’我说‘是的’。他花了 60 秒的时间读供词，然后说‘你不明白我们的意思’，之后我感到我的脚被人用一根塑料棒打了 5 分钟。我无法相信他们对我做这样的事情，我是一名土木工程师，在我的社区里是有名的。”

“沙米”（见上文）在讲述他在大马士革的国家安全局 251 分部遭受的酷刑。

## “沙白赫”

在这种酷刑中，受刑者手腕被铐住后，经常被长时间悬挂在钩子或门框上，有时是双脚被悬挂，受刑者通常遭到殴打。有时受刑者被迫保持痛苦姿势，脚趾尖触地。

“我的手被铐住，眼睛被蒙住，手腕被人用沙白赫的姿势悬挂，我被用滑轮拉起来，脚尖着地，这样的姿势保持了 10 个小时。”

“加兹”（见上文）讲述他被捕后（在德拉）遭受军事情报局的虐待。

\*\*\*\*\*

“他们拉起我的上衣，把我吊在墙上的一个钩子上。我被迫只用脚尖着地。如果我把脚放下来，他们就打我……”

“我被吊了两三天，每次都被吊多个小时，有时候我的手腕被捆住，然后吊在我的头部上方。我身心疲惫……如果我问时间或日期，他们就打我。”

“**塔莱克**”（见上文）讲述他在 2011 年 7 月 10 日左右被带到卡夫苏塞的军事情报局分部后的遭遇。

\*\*\*\*\*

“我遭受了沙白赫折磨：我的手腕被铐住，我的双脚被吊起来，使我的身体被提离地面 1 米。（我被）打得很厉害，包括被摆动并撞到墙上，那样受刑 5 分钟就让手腕受够了罪。”

“**吉哈德**”（见上文）讲述他在德拉的军事情报局分部的遭遇。

## 绑在十字架上

这是在几起案例中据报使用的另一种悬挂式酷刑手段。受刑者被绑在或被人用镣铐固定在门上或木框上，姿势如同被绑在十字架上，引起剧痛，然后遭到殴打。

“我赤裸着身体，被金属手铐铐在门上 3 天，姿势如同被绑在十字架上，脚趾刚刚着地。”

“**卡利姆**”（见上文）讲述他于 2011 年 10 月被捕后，在德拉遭受空军情报局人员实施的酷刑。

\*\*\*\*\*

“我们从上午 9 点到晚上 7 点被吊在木头上，姿势如同被绑在十字架上，眼睛被蒙住，手被铐住，然后多次遭到残酷殴打。”

“**穆斯勒**”（见上文）讲述他在 2011 年 9 月 14 日第二次被捕后不久，在德拉市的国家安全局分部遭到的虐待。

## 强迫保持痛苦姿势

许多曾被拘留的人称，他们被迫不间断地站立多个小时，导致背部和关节剧痛，或者被迫保持“痛苦姿势”，例如长时间用脚尖站立。受刑者经常因为此类酷刑所致的疼痛和疲劳而昏厥，这往往使行刑者通过辱骂或殴打而进一步虐待受害者。

“我们被迫用脚尖站着，头靠着墙……”

“**穆萨**”（见上文）讲述在 2011 年 10 月中旬，他被转移到大马士革的军事情报局后遭受的酷刑。

\*\*\*\*\*

“我被迫一动不动地站 10 个小时，直到我累得倒下去……”

“**纳贾蒂**”（见上文）讲述在 2011 年 5 月中旬，他被关押在霍姆斯的空军情报局分部时的遭遇。

\*\*\*\*\*

“我不知道即使在我们拥挤的牢房中，我们得背部挺直地坐着，双腿交叉，不得靠墙，我在受到审问后把腿靠在墙上，以缓解疼痛，因为双腿都肿了。他们看见我时，就强迫我站立10个小时。”

“**穆斯勒**”（见上文）讲述他在2011年9月14日第二次被捕后，被关押在卡夫苏塞的国家安全局分部时的遭遇。

### “德国椅子”

“德国椅子”这种酷刑被使用多年，但近年来较少接获受刑者遭受这种酷刑的报告。受拘留者的胳膊和腿被绑在一把金属椅子上，椅子背部向后移动，造成脊柱剧痛，颈部和四肢受重压。在过去，被拘留者遭受这种酷刑后，脊柱受到永久性的损伤而致瘫痪。

“我因为手上的金属手铐固定在墙上而被悬挂，这拉伤了我的双手，使我觉得十分疼痛。我还遭受了‘德国椅子’这种酷刑，并在那样的姿势下受到电击。我在窗户上被吊了几天，双脚不能着地……最后我失去了痛觉——即使是电击引致的疼痛感。”

“**穆萨**”（见上文）讲述在2011年10月初，他被关押在德拉的军事情报局分部时遭受的酷刑。



“埃马德”说，2011年7月在大马士革的一个军事情报局分部，他戴着手铐被电击折磨。他手腕上的伤痕在2012年2月仍清晰可见。© Amnesty International

### 电击酷刑

曾被拘留的人描述了3种电击酷刑：1）在受刑者的身上或牢房地上浇上水后，通过水来电击受刑者；2）用“电椅”进行电击，上面的电极连接到身体上；3）用电棍进行电击。

“他们剥光我的衣服，让我戴着手铐站在墙边，然后他们在我身上洒水，并电击我。他们这样搞了4个小时，而且又这样重复搞了4天，我的审问当时已经结束了。”

“**埃马德**”（见上文）讲述他在2011年7月被捕后，在大马士革卡夫苏塞的军事情报局分部的遭遇。

\*\*\*\*\*

“一天他们打开门，用水管向我们身上和地上喷水，然后用一种工具碰触地面，电流随即通过我们的身体。我们就像是在跳舞/颤抖，你不得不跳舞……”

“我还被带去坐电椅——刑讯室里有3把椅子，金属的，上面有绑手腕和小腿的带子。行刑者拉开开关几秒钟就产生电流，一些人立即昏过去。如果你没昏过去，他们就再拉开开关，大约每次3秒。你嘴里都是唾沫、粘糊糊的东西和口水，你会撒尿。他们一直电到你崩溃倒下，有些人直接被送去医院。”

“加兹”（见上文）讲述在 2011 年 7、8 月期间，他在大马士革遭到军事情报局人员虐待的情况。

\*\*\*\*\*

“我被狠狠地打，被迫长时间站，并受到电击。”

“穆萨”（见上文）讲述他在 2011 年 10 月 1 日被军事情报局逮捕后，被关押在各种拘留所时的遭遇。

\*\*\*\*\*

“当我在警察局时，一名警察使用一根电棍折磨我。另一名警察威胁我……警察电击我的关节，他告诉我关节上有很多神经。”

“扎卡里亚”（“Zakariya”）讲述他在大马士革遭受警察施以酷刑的情况。他在 2011 年 12 月被捕，在警察局关押了两天，然后被转移到刑事安全局在大马士革的一处设施，以及另一处安全部门。他被关押了 45 天，其中 20 天是单独关押。



“穆萨”说他腿上的伤痕是由电击所致。在他从安全部门的多个拘留所获释 3 个月后，伤痕仍清晰可见。© Amnesty International

\*\*\*\*\*

“我的双腿被人用电棍电击……（另一次）他们把水洒在我们身上和地上，然后进行电击。一些人昏过去……我被电击了好几次。”

“吉哈德”（见上文）讲述他在德拉的军事情报局的遭遇。

\*\*\*\*\*

“在审问期间……我被人用电棍折磨了 4 个小时。”

“卡利姆”（见上文）讲述他在 2011 年 10 月 1 日被捕后，在德拉遭受空军情报局人员酷刑的情况。

## 被迫观看另一名被拘留者遭受强奸

在一起案例中，一名获释的被拘留者讲述另一名被拘者如何在他面前遭受强奸。

“他们把我带到地下室中的一间审讯室。情报局人员说‘把卡利德带过来’……我在后面，所以看不清卡利德，但他们脱下他的裤子，他的左腿上方有伤，然后情报局人员使他靠着墙并强奸了他。卡利德在这期间就是在哭，用脑袋撞墙。”

“塔莱克”（见上文）讲述在 2011 年 7 月 10 日左右，他被带到卡夫苏塞的军事情报局分部后的遭遇。

## 被迫观看或听其他人遭受酷刑

几名曾被拘留的人描述了他们因观看或听到其他人遭受酷刑而感受的恐惧和痛苦，或看到狱友遭受酷刑的事后影响。

“我可以听到人们因为遭受酷刑而喊叫，这比身体受刑还要糟糕。”

**“阿卜杜勒·巴塞特”**（见上文）讲述在 2011 年 3 月，他在德拉一处情况不明的安全机构分部被拘留两三天时的遭遇。

\*\*\*\*\*

“一天 24 个小时，我都听到那些遭受酷刑的人在叫喊。在牢房里时，我们忙着为那些正在受刑者的安全而祈祷。”

**“穆斯勒”**（见上文）回忆他在莫泽机场的空军情报局分部被关押 18 天时的情景。

\*\*\*\*\*

“一天，他们把我的一名狱友带去审问，他回来时精神崩溃，告诉我对方用一根金属叉杆强奸了他。”

**“阿布·纳杰姆”**（见上文）讲述在 2011 年 7 月，他的一名狱友在德拉省加兹中央监狱地下室的遭遇。

\*\*\*\*\*

“第二天中午，他们把一群为数 28 人的犯人带到牢房和牢房旁边的走廊上。他们都被蒙住眼睛，戴着手铐。我被迫看着保安部队殴打这些犯人。”

“他们踢犯人，用粗木棍打他们，主要打脑袋，打了两个小时。一个人的肩膀在我面前被打断。另一个人是我的侄子，我看不到他，但我认出他的声音。我一直在喊叫，让他们停下……”

**“塔莫”**（见上文）讲述他在德拉市的空军情报局分部的遭遇。

\*\*\*\*\*

“第二天，我眼睛被蒙住，手被铐上，再次被带到审讯室。他们强迫我跪下，把一根棍子水平地放在我嘴里，并绑在我脑袋后面，然后他们把我爸爸带过来，开始在我面前用木棍和电棍打他，几乎打了 45 分钟。”

**“埃马德”**（见上文）讲述在大马士革卡夫苏塞的军事情报局分部，他和他父亲被拘留时的遭遇。

\*\*\*\*\*

“和我关在同一间牢房的一名青年男子（说他）与手持顶部破裂的玻璃瓶的人对峙。他们对他说道‘要么你坐在上面，要么我们把它放进你身体’，结果他遵从了他们的命令。”

“另一个人（告诉我）他被人用沙白赫的姿势吊着，他们将一根粗线绑在他的阴茎上，线的一端挂着一包很重的水，然后他们摆动那包水，拉得他很痛。”

“泰西尔”（见上文）讲述在他被关押于大马士革的空军情报局分部时，狱友向他描述的两性虐待方式。

## 受害者因为宗教信仰遭受殴打及其他侮辱

几名曾被拘留的人受访时说，他们因为表达宗教信仰而遭到殴打，拘捕或审问他们的人贬损、攻击并侮辱他们的宗教信仰，给他们造成痛苦。

“在审讯过程中，我的眼睛被蒙住，手被铐在身后，被迫跪下。‘你是穆斯林吗？’‘是的’。‘你跪倒在真主安拉面前吗？’‘是的’。‘你现在要向巴沙尔下跪。’我说‘我向真主安拉祈祷’，他们就狠狠地打我。我头上仍然有步枪枪托造成的伤口。”

50 多岁的“苏海尔”（“Zuheyr”）来自德拉省的达埃尔（Da’el）。他说，他在 2011 年 5 月 25 日至 10 月 15 日期间遭到 4 次拘留，几乎在保安部队的所有分部都受过关押。上面描述了他最后一次被捕后，在德拉被空军情报局人员关押 26 天时遭受的酷刑。

\*\*\*\*\*

“当我在行刑室时，分部的负责人给我带来一张巴沙尔·阿萨德的照片。‘他是你的真主’，他说。我说‘唯一的真主是安拉’，并把照片从他手中撕下来。因为这样，我被人用缆绳打了 1 个小时，然后他把我踢下两段台阶。”

“吉哈德”（见上文）讲述他在德拉的军事情报局分部的遭遇。

\*\*\*\*\*



“在第 14 天，我们被迫靠墙站着，手被绑在背后，眼睛被蒙住。我听到侮辱我们的话——侮辱我们的母亲和土地——然后我的右髋部位遭到重击，我昏过去了。我在苏韦达医院苏醒过来。”

“阿德南”（见上文）讲述他在苏韦达的空军情报局分部被关押 14 天时的遭遇。

\*\*\*\*\*

“我被带到德拉的国家安全局，在 6 天中我的宗教和家庭受到侮辱，我遭到殴打……（最后）我们被带到德拉的一家法院……我们每个人都告诉法官，我们遭到了殴打和侮辱——但他对我们说，你这样说只是因为你反对政府。”

“阿德南”说，2011 年 5 月初，当他被拘留在苏韦达的空军情报局分部时，他的右髋部位遭到重击。在 2012 年 2 月时，伤痕仍清晰可见。© Amnesty International

“拉埃德”（见上文）讲述他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在德拉市的一次示威期间，第二次被捕后的遭遇。两天后他被带到德拉的一家法院，他在行贿后

获释，并于 2011 年 8 月 13 日逃离叙利亚。

\*\*\*\*\*

“如果你有胡子（保守派宗教信仰的象征），你就会挨更多的打。我被打得厉害，而且每当我需要上厕所，他们就拉着我的胡子去，我的眼睛也被蒙住。”

“**穆萨**”（见上文）讲述他在 2011 年 10 月初，被转移到德拉市的军事情报局分部后遭受的酷刑。

## 使用钳子

一名曾被拘留的人描述了他身上的肉如何被人用钳子挖掉。

“我被打得很厉害。他们用钳子来把我腿上的肉挖掉。”

“**卡利姆**”（见上文）讲述在 2011 年 12 月左右，他被德拉省附近的军队第 138 旅关押 25 天时，遭受的几种酷刑之一。

## 威胁

一些曾被拘留的人说，他们在审讯期间被威胁其亲属会遭到强奸和其他折磨或受到伤害，又或他们自己受到威胁。



学生“卡利姆”说，在 2011 年 12 月左右他被军队第 138 旅关押时，他们用钳子挖掉他腿上的肉。  
© Amnesty International

“我在第二天被带到审讯室……4 名保安人员把我扔在地上，并开始用电棍、木棍和铁丝猛打我，还踢我。在那一整天，他们侮辱我，威胁要强奸我的母亲和姐妹……虽然我疼痛难忍，但还是尽力不发出喊叫。”

“**埃马德**”（见上文）讲述在 2011 年 7 月，他和他父亲被拘留在大马士革卡夫苏塞的军事情报局分部时的遭遇。

\*\*\*\*\*

“他们又给我纸，说‘你要知道如果你再撒谎，你就要去 3 楼（行刑者在那里施加最残酷的折磨），而且从那里只能被送去太平间’”。

“**沙米**”（见上文）讲述在 2011 年 11 月，他被关押在大马士革的国家安全局分部时的一次审讯情况。

\*\*\*\*\*

“其中一个人把枪顶在我的下巴下面，对我说：‘如果我拉扳机你会怎么样？’我回答说：‘我会死’。”



“**穆罕默德**”（见上文）讲述在 2011 年 12 月，他在军事情报局分部受到关押时的遭遇，期间与外界隔绝。

\*\*\*\*\*

“他们在殴打和折磨我们时说‘我们会让你们去见真主’，意思是他们会杀了我们。”

“**阿卜杜勒·巴塞特**”（见上文）说。2011 年 3 月，他在德拉市被捕时遭到暴打。

\*\*\*\*\*

“如果你不签名，我们就把你母亲带过来。”

“**塔莱克**”（见上文）讲述在 2011 年 7 月，他被关押在大马士革的军事情报局时受到的威胁。

## 长期单独监禁

曾被拘留的人经常说，他们遭到长时间单独监禁。当他们许多星期或无限期被单独监禁，这本身就是一种酷刑或其他虐待，缺乏人际接触可能损害被拘留者的精神健康。

“我在警察局被拘留了两天后转移到（刑事安全局）。我被单独监禁了 7 天，牢房很小，只有两米长两米宽，而且没有洗手间。”

“**扎卡里亚**”（见上文）在警察局被关押了两天，然后被转移到刑事安全局在大马士革的一处设施，随后又转到另一处安全部门。他被关押了 45 天，其中 20 天是单独关押。

\*\*\*\*\*

“他们把我带到一间单人牢房，那里有 30 间单人牢房。牢房长宽各 2 米，天花板很高。他们说‘你的名字是 23’，因为我是在 23 号牢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恨这个地方，我考虑爬上墙后跳下去自杀。”

“**沙米**”（见上文）于 2011 年 11 月，在大马士革的国家安全局 251 分部的那间单人牢房中被关押了 24 天。

\*\*\*\*\*

“我被单独监禁在一间牢房里，戴着手铐，眼睛被蒙住，那里没有垫子和毯子。”

“**穆萨**”（见上文）讲述他在 2011 年 10 月 1 日被捕后，在德拉的军事情报局分部被关押 15 天时的遭遇。

## 监狱条件恶劣

几乎所有曾被拘留的人受访时都称，监狱条件极为拥挤和恶劣。他们普遍抱怨说，牢房肮脏不卫生，缺少被褥，人们没有足够的空间来移动或躺下睡觉，使用厕所受到严格限制，光线不足，食物稀少而且质量极其低劣。

“我被带到国家安全局 285 分部……我被关进的牢房里有其他犯人，我们 70 个人被关在一间标准客厅面积的牢房。60 个人像沙丁鱼一样侧身躺着，10 个人站着。”

“沙米”（见上文）说

\*\*\*\*\*

“后来我被转移到另一个安全部门……我被单独监禁……牢房很臭，除了牢房外射进来的光线外没有其他灯光……我在这间牢房待了 20 天。在这段时期，我被审问过一次……这个部门的食物不够，部门人员说，给我们吃饭是使我们活着，而不是让我们觉得饱。”

“扎卡里亚”（见上文）说

\*\*\*\*\*

“当有风的时候，我们以往常闻到尸体的臭味，这些尸体被掩埋在距监狱北面只有 200 米的集体墓地……”

“我们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就是一块面包。每间牢房关了 5 个人，牢房里都是蚊子和臭虫。”

“阿布·纳杰姆”（见上文）讲述在 2011 年 7 月，他被关押在加兹中央监狱秘密地下牢房里的情况。

\*\*\*\*\*

“我在牢房里时，疼得最厉害的是我的膝盖。我总是无法伸展膝盖，因为牢房太小，而且我的手腕被锁链绑在牢房地上附近的一些金属上，他们给我送来食物时会解开一只手的锁链。在这段时间内（8 星期），他们只批准我去上厕所一次，我不得不在牢房里解决。”

“塔莱克”（见上文）讲述大马士革的一处军事情报局设施的条件，他从 2011 年 7 月起被关押了 2 个月。

\*\*\*\*\*

“我的牢房大约 15 米长、3 米宽，有一个没有洗手池的小厕所。那间牢房大约有 75 个人，没有地方睡觉，所以 20 个人站着，其他人侧身休息。我一连 5 天睡不着觉，然后在第 6 天开始哭，因为我很想睡觉……我被关了大概 18 天，那段时间我从来没看到白天的自然光线……”

“一切都变得不重要，特别是时间。我很痛苦，因为我不再知道已经过了多少时间。如果我睡觉，我不知道我睡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是白天还是夜里。我坚持下去的唯一原因是，我

相信我会离开这个地方，我会再尝到我妈妈做的饭。我还梦见我的猫，我渴望获得自由后再去喂它。”

**“埃马德”**（见上文）讲述在大马士革卡夫苏塞军事情报局分部的关押条件。

\*\*\*\*\*

“我和其他 10 名妇女被一起关在一间很小的房间。我们没有任何垫子或毯子，我们睡在地上，而且只得轮流睡，轮到睡觉的人必须侧身睡觉。牢房没有窗户，里面很暗。”

36 岁的**“丽玛”**（“Rima”）是苏韦达的一名德鲁兹社区成员，她是作家，也是妇女与儿童权利活动人士。上面她在讲述她于 7 月被捕并被带到大马士革的刑事安全局后的遭遇。

\*\*\*\*\*

“我在一间过度拥挤的牢房中被关押了 4 天。9 个人被关在一间 2.1 米长、1.9 米宽的牢房里，那里通常只关 3 个人。牢房里没有水或厕所……当他们允许我们上厕所时，他们等在外面，不停地敲门。10 秒钟一到，他们就开门。”

**“塔莫”**（见上文）讲述在大马士革空军情报局分部的关押条件。

\*\*\*\*\*

“我觉得好像是被关在一口井里。”

**“穆斯勒”**（见上文）描述位于莫泽机场空军情报局分部的狭小牢房，他在那里被关押了 18 天，平均每天有 12 个人被关在那里。

\*\*\*\*\*

“我和其他 7 个人被关在一间（狭小的）牢房里，一次只能有一个人睡觉，其他人不得不站着。”

**“卡利姆”**（见上文）讲述 2011 年 10 月他被关押在德拉的空军情报局分部时的情况。

\*\*\*\*\*

“我们冷得要死，我们求他们给些毯子。我们只有一件夹克衫，我们大家轮流穿它。”

**“穆萨”**（见上文）讲述他在 2011 年 10 月中旬被转移到大马士革的军事情报局后遭受的酷刑。

\*\*\*\*\*

“在整个拘留期间，他们只允许我快速地去上厕所两次，得到的食物也很糟糕，是干面包，我们不得不蘸着水吃，还有没烧熟的土豆，吃起来让人牙疼。”

**“加兹”**（见上文）说

\*\*\*\*\*

“在大马士革的空军情报局，我和其他 5 个人被关在一间令人恶心的（狭小）单人牢房！我们每天只准上一次洗手间，每次 30 秒，上厕所和回来的路上都挨打，其他时间我们不得不用牢房里的塑料罐。”

“泰西尔”（见上文）说

## 强行把盐塞进嘴里

一名曾被拘留人士告诉国际特赦组织，他被迫吞下盐。另一个人说他的一名狱友也有相同的遭遇。

“他被打得很厉害，被迫站了几天，得不到食物和水。一次当他要水时，他被迫吞下盐。”

“穆斯勒”（见上文）讲述他在 2011 年 5 月被关押在莫泽机场的空军情报局分部时，他的一名狱友遭受的酷刑。

## 遭受过度寒冷

一些被拘留者称，他们经常被迫只穿着内裤，整夜或长时间待在寒冷的户外。另一个人说，他被故意暴露于极度严寒中。

“当我们到达（大马士革非哈地区的政治安全局分部）时，首先被‘接待’，然后不得不只穿着内裤在外面待 24 个小时。一些人待的时间甚至超过 24 个小时。”

“泰西尔”（见上文）说

\*\*\*\*\*

“我的手腕被吊了 3 天，只穿着内裤，身上被洒了热水和冷水，被人用通常在沙漠使用的大风扇朝着我吹风……”

“穆斯勒”（见上文）讲述他在 2011 年 9 月 14 日第二次被捕后，被关押在大马士革卡夫苏塞的国家安全局分部时的遭遇。

## 用刀刃划割

一些被拘留者称，他们被人用刀刃划割，包括步枪刺刀划割。

“他们以往常把我们中的八九个人带去审问，那里有大约有 25 到 30 个人打我们……在一次审讯期间，我看到一个姿势如同被绑在十字架上的人死了，因为他们用刀刃割他的身体，其中一刀割得很深，而且接近他的心脏，导致他死亡。”

“卡利姆”（见上文）讲述在 2012 年 1 月/2 月，他在德拉省的军队 138 旅一处基地被拘留时发生的酷刑。

\*\*\*\*\*

“他们把我打得很厉害。我头上仍然有卡拉什尼科夫枪托造成的伤，我还被人用卡拉什尼科

夫步枪上的刺刀捅过。”

来自达埃尔的“苏海尔”（见上文）随后向国际特赦组织显示在约旦进行的体检记录，记录称他有“头部创伤、头痛和复视”，而且需要做电脑断层扫描。<sup>21</sup>

## 烟头烫

审讯者有时在他们审问的被拘留者身上捻灭烟头，留下永久性的伤疤。

“（当我如同被吊在十字架上时）我身上被洒水，并遭到电击，有时他们在我身上捻灭烟头。”

“卡利姆”（见上文）讲述他在 10 月被捕后，在德拉遭受空军情报局酷刑的情况。

## 不提供医治

几名曾被拘留的人说，他们或他们的狱友无法得到必要的医治，以治疗酷刑造成的伤害或治疗疾病。

“他们把我推下楼梯，我的胳膊断了。我没有得到任何治疗，所以我的胳膊弯曲地愈合，现在仍然需要施手术。”

“阿布·纳杰姆”（见上文）讲述他在 2011 年 10 月再次被捕后，在德拉市被空军情报局人员关押 20 天时的遭遇。

\*\*\*\*\*

“我的双腿因为被殴打而受感染，我不能走路……我求他们给我抗生素，但他们什么也没给。”

“穆萨”（见上文）讲述他在 2011 年 10 月中旬被转移到大马士革的军事情报局分部后的遭遇。

## 剥光衣服以及其他侮辱/有辱人格的做法

几名曾被拘留的人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尤其令他们感到痛苦的是，他们被迫脱光衣服，包括在其他被拘留者面前脱光衣服，还被迫做某些事，或遭受某些事，例如被折磨他们的人在他們身上撒尿，这类行为使他们感到侮辱而且人格受辱。

“当他们电击我时，我激烈地抖动，直到我昏倒在地。他们等了半个小时后，又开始电击。我脖子上和手上现在仍然有伤痕，最让我难受的是我当时脱光了衣服。”

“埃马德”（见上文）讲述他于 2011 年 7 月被捕后，在大马士革卡夫苏塞的军事情报局分部的遭遇。

\*\*\*\*\*

“宪兵剥光我的衣服，把我放在一张床上并折磨我，同时问‘你想得到自由吗？’”

“阿布·纳杰姆”（见上文）讲述他在 2011 年 7 月被带到德拉的宪兵队后的遭遇。

\*\*\*\*\*

“（空军情报局的）‘接待’还剥光你的衣服，并强迫你做‘安全动作’，也就是他们强迫你赤裸着蹲下，以检查你臀部是否隐藏任何东西。这是最侮辱人的。”

65 岁的退休教师 **“纳塔蒂”**（见上文）讲述他在霍姆斯的空军情报局分部遭受的酷刑。

\*\*\*\*\*

“到达空军情报局分部时，我被剥光衣服……”

**“塔莫”**（见上文）讲述他在 2011 年 3 月被捕后，被带到大马士革的空军情报局后的遭遇。

\*\*\*\*\*

“其中一个和我一起手腕被吊着的人口渴，所以要些水，看守的反应是在他身上撒尿。”

**“穆斯勒”**（见上文）讲述他在 2011 年 9 月 14 日第二次被捕后，被人从大马士革转移到大马士革卡夫苏塞的国家安全局分部后的遭遇。

## 与过世或垂死的囚犯被关押在一起

一些被拘留者称，他们与受酷刑伤害或因疾病而将要死亡的犯人被关在一起。在一起案例中，被拘留者相信他与一具尸体一起被关了两天。

“一天夜里，我被关进一间单人牢房，里面看起来有一具尸体。我开始时不知道，因为牢房里很暗。我以为有人躺在我旁边，所以我伸手碰他，那时我才发现那是一只只有拉链的塑料袋，我认为里面有一具尸体。我想我可能在那里被关了两天。”

**“阿布·纳杰姆”**（见上文）讲述他在 2011 年 7 月/8 月被关押在加兹中央监狱的秘密地下牢房时的遭遇。

## 4. 叙利亚的法律义务和有罪不罚的风气

“根据国际法，国家在调查、起诉和惩治国际犯罪和其他严重侵权行为方面负有首要责任。然而，委员会报告中记录的危害人类罪和其他严重侵权行为是在有罪不罚的制度中实施的。”

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2012 年 2 月 22 日

叙利亚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而且在 2004 年 8 月 19 日加入了《禁止酷刑公约》，因此，叙利亚当局有义务防止发生酷刑；即使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申诉，也应在有任何合理理由怀疑发生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的情况下进行调查；而且将负责者绳之以法；并向受害者提供补偿。

当局还须采取切实措施来防止发生酷刑和其他虐待，包括授权独立机构监督所有监狱和其他拘留地点的被拘留者情况。

自从加入《禁止酷刑公约》后，叙利亚政府没有确保国家法律将所有酷刑行为定为罪行，并规定在考虑这些行为严重性质的情况下予以适当处罚。

叙利亚的法律没有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 1 条的要求完全禁止酷刑，但有一些保护人们免遭酷刑或其他虐待的条款。叙利亚新《宪法》在 2012 年 2 月 27 日的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其中第 53 条第 2 款规定：“任何人都不应遭受酷刑或侮辱性的待遇，法律应针对那些这样做的人确定处罚”。《刑法》规定：“任何为了获取罪行供词或信息……而使用法律所不允许的武力殴打他人者”，可被判处 3 个月至 3 年徒刑。

尽管如此，这项对酷刑犯罪的定义远未达到国际法对该项罪行的定义标准。<sup>22</sup> 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其 2010 年对叙利亚的结论意见中，“关切地注意到，在缔约国的国家法律制度中，其《宪法》第 1 条没有载述酷刑的定义，因此严重地阻碍了该《公约》在缔约国的执行（第 1 条）。 ”<sup>23</sup>

酷刑和其他虐待一般最常发生在审判前的拘留期间，特别是拘留期间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作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叙利亚同样有义务防止发生任意逮捕和拘

留，并赋予任何被剥夺自由的人实际机会，在法院挑战拘留行为的合法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9 条）。叙利亚必须确保被捕者迅速得知针对他们的任何指控。被指控者必须在合理的期限内，被带到司法机关那里。叙利亚《刑事诉讼法》第 104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规定，嫌犯必须在 24 小时内被带到司法机关那里；否则嫌犯就具有立即获释的法律权利。根据该法律第 105 条，如果被拘留者在被关押 24 小时后仍未见到法官，进行关押的当局就是任意拘留，可以被起诉犯有剥夺人身自由的罪行，根据《刑法》第 358 条的规定，这可被处以 1 至 3 年徒刑。同样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72 条第 2 款，嫌犯有权在任何时候私下联系他们的律师，间谍案除外。

但实际上这些保障规定经常被忽视，被拘留者经常被关押数周或数月，大多数人在此期间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如上所述，这似乎导致关押期间据报发生的死亡事件惊人地增多。在一些案件中，酷刑、其他虐待或拒绝提供适当医疗的情况，据信是唯一或主要的死因。

叙利亚如果执行一些法律规定，本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人们免遭任意逮捕和酷刑，但该国在 1963 年 3 月至 2011 年 4 月实施的紧急状态，实际上取消了这些规定。紧急状态法规授予当局广泛的权力，针对一些没有得到定义的罪行进行拘留，而这可能侵犯被拘留者的言论、迁徙、结社和集会自由的权利。此外，紧急状态法规明确授权保安部队进行期限不定的预防性拘留，从而允许他们绕过普通法律。这些法规还给予保安部队各种部门广泛的特殊权力，这些权力不受任何司法控制。据报有数千人被任意逮捕和拘留，这些人在无法联系律师的情况下，遭到长期与外界隔绝地关押，而且没有被带到法官或司法当局那里，以挑战拘留行为，其家人也无法探望他们，在此期间许多人遭受了酷刑。许多人明显地遭受强迫失踪：政府否认拘留他们或知道他们的下落，但在一些案件中人们后来发现，被拘留者几年来在即决审判后被判处死刑，可能已遭秘密处决。<sup>24</sup>

自从叙利亚撤销紧急状态以来，情况并未改善。政府此后首先采取的一项行动是颁布一项新法律，即 2011 年 4 月 21 日的第 55 号法令，将未经指控情况下可进行的最长拘留期限延长到 60 天。该法律还允许警察将进行逮捕和拘留的权力，移交给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机构，因此使多个安全和情报机构能够继续其已实行数十年的做法，在任意逮捕后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

结果，数千名叙利亚人，主要是和平抗议者，被捕并在未经指控和审判的情况下遭到数月拘留，许多人从来没有见过法官。在许多案件中，有关方面似乎也忽视了未经指控情况下 60 天的拘留期限，导致被拘留者进一步面临遭受酷刑和虐待的危险。少数法官意识到被拘留者的“供词”是刑讯逼供下作出的，因此将他们释放，但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此类“供词”在法庭上被用作针对他们的证据。

国际人权法律和标准规定，国家必须调查关押期间据报发生的酷刑和死亡事件。《禁止酷刑公约》规定，各国义务“确保在有适当理由认为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已发生酷刑行为时，其主管当局立即进行公正的调查。”<sup>25</sup> 在死亡案件中，调查应符合联合国《有效调查和记录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原则》（伊斯坦布尔议定书）的规定。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也要求，只要发生犯人死亡或获释后不久死亡的情况，就须进行调查。<sup>26</sup>

调查人员必须有经验、受过适当培训、公正而且与犯罪嫌犯及其工作的机构无关。即使在没有收到申诉的情况下，如果存在有力证据显示发生过酷刑和其他虐待，调查人员必须有机会或有权委托公正与独立的医学或其他方面专家进行调查。对性虐待的调查，无论受害者是男是女或是儿童，都应由熟悉该领域良好专职做法的人员进行。



叙利亚的总检察长负责监督监狱和拘留所的情况，叙利亚的法律规定了当其得知关押场所内外发生罪行时，司法机关须遵守的一般性调查程序。<sup>27</sup>

但据国际特赦组织所知，对于自从 2011 年 3 月以来汇报的任何酷刑案件，叙利亚当局没有进行任何迅速、彻底、独立和公正的调查，也没有任何人因据称涉及命令或实施酷刑而受到起诉。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在其 2012 年 2 月 22 日的报告中指出，叙利亚当局称该国的国家独立法律委员会正在调查超过 4,070 起案件，但未能向其提供有关信息。委员会还称他们无法确认自 2011 年 3 月中旬以来，在叙利亚有“任何起诉军队或安全部队指挥官或文职长官，认为其应为危害人类罪或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成功案例”。<sup>28</sup>

对于 2011 年 3 月中旬以来据报发生的许多关押期间死亡事件，国际特赦组织只知道其中的两起。叙利亚当局宣布，他们已对案件开展调查，但这两起案件的调查过程似乎都存在严重缺陷。<sup>29</sup> 国际特赦组织在 2011 年 7 月 28 日致函叙利亚司法部，要求他们就该日期前据报发生的关押期间死亡事件，澄清其曾经或正在采取的调查步骤，但在 2012 年 3 月初撰写本报告期间，国际特赦组织仍未收到任何回复。

此外，叙利亚法律实际上赋予保安部队成员被免于起诉的权利。自 1950 年以来，军事情报局和空军情报局人员在行使职责时犯下的罪行被免于起诉，“军队领导层”另行下达命令的案件除外。<sup>30</sup> 在 1969 年，国家安全局成员行使职责时犯下的罪行被免于追究，其领导人另行下达命令的案件除外。<sup>31</sup>

2008 年，政治安全局成员以及警察和海关人员，也得到军事情报局和空军情报局成员享有的豁免权，但同样地“军队领导层”另行下达命令的案件除外。<sup>32</sup> 换句话说，除非安全部门成员的领导人或军事领导人作出特别许可，否则这些成员就不会受到任何起诉。

不仅叙利亚负有义务来确保将那些对酷刑和危害人类罪负责的人绳之以法，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有义务调查和起诉危害人类罪行，<sup>33</sup> 包括对此类罪行行使普遍管辖权。<sup>34</sup> 至今为止批准《禁止酷刑公约》的 150 个国家，都须对其领土上发现的涉嫌在国外实施酷刑的人行使管辖权，或将他们引渡到能够并愿意行使管辖权的其他国家，或将他们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至今为止，就叙利亚发生的酷刑或其他违反国际法罪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试图行使普遍管辖权。但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决定将信息交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保存，以协助“可靠机关未来进行的可靠调查”，国际特赦组织对此表示欢迎。此类机关包括国家警察和检察官，但只有在得到公正审判和不动用死刑的保证时，才应提供信息。

虽然有确凿证据显示，叙利亚发生了危害人类罪，而这些罪行在该国各地完全没有受到处罚，国际特赦组织、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其他方面也就此发出强烈呼吁，但联合国安理会仍未将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处理。

## 5. 建议

本报告证词中显现的一系列残暴行为表明，叙利亚当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以终止其几十年来有系统实施酷刑或其他虐待的情况。多年来，国际特赦组织详细记录了有关情况，并向叙利亚当局提出了多项建议，如果这些建议得到落实，对减少那些做法将起到很大作用。更为明显的事实是，叙利亚当局似乎没有任何意愿，试图根除这些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 对叙利亚当局的建议

考虑到对这些行为之严重关切，叙利亚当局必须彻底改变做法。他们必须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防止在未来发生违反国际法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他们还必须避免因为人们在政治上反对政府而剥夺他们的权利。国际特赦组织因此向叙利亚当局发出两项至关重要的呼吁：

- 对那些通过行使其言论、结社和集会权利而和平表达反对政府意见的人，停止进行任意逮捕和与外界隔绝的拘留。
- 停止有系统地实施酷刑或其他虐待。

作为实现这些目的的第一步，叙利亚当局应允许独立的国际人权监督者前来访问，这包括联合国人权机制和非政府组织，例如国际特赦组织，这些组织能够直接评估该国的人权状况。

### 对所有国家政府的建议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保护叙利亚人民的责任现在正落在国际社会肩上。国际社会特别应：

- 共同承担责任，调查和起诉叙利亚及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危害人类罪和其他违反国际法的罪行，特别应争取在国家级的法院，在不动用死刑的情况下通过公正审判，对这些罪行行使普遍管辖权。
- 作为共同责任的一部分，设立国际调查和起诉联合小组，调查叙利亚发生的违反国际法罪行，以改进调查的有效性，增加逮捕机会并协调起诉。
- 支持非政府组织、人权监督者和人道机构，向酷刑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支援和照顾。

对于性暴力的受害者来说，无论受害者是男是女或是儿童，考虑到他们面临的特定健康问题和所承受的污名，此类支持尤其重要。国际特赦组织关切的是，有更多的性虐待受害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由于自身面临的污名，以及披露其遭遇会引起的危险，当中包括因为自己家人和社区以“荣誉”名义实施暴力和杀害使他们陷入再度受害的危险，而不敢出面。各国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向酷刑受害者提供全面的身心康复服务；还应采取步骤来消除性暴力受害者面临的社会污名和相应危险，使他们不再面临再次受害和权利进一步遭受侵犯的情况。

### 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建议

- 将叙利亚的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处理，以调查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包括据报发生的危害人类罪。
- 施加并执行全面的武器禁运，防止任何人或国家向叙利亚转移任何武器；军火；军事、保安和警用设备，以及培训和人员。

- 针对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与其亲信，以及其他任何可能参与命令或实施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采取财产冻结行动。

## 尾注

<sup>1</sup> 自由叙利亚军称，他们争取保护抗议者和社区免遭政府军袭击。自由叙利亚军名义上的指挥者里亚德·阿萨德（Riad al-Asaad）以土耳其为基地。

<sup>2</sup> 该数字不包括军队和保安部队成员与叛逃军人。联合国的数字超过 7,500 人，但不清楚该数字所包括的据报被杀者类别。（参阅 2012 年 2 月 28 日的联合国新闻稿：  
<http://unispal.un.org/unispal.nsf/0/8eeb16ae467f5831852579b2006c9420?OpenDocument>）。

<sup>3</sup> 国际特赦组织在 2011 年 12 月 16 日致函叙利亚当局，要求得到有关军队、保安部队、武装人员和团体以及平民被杀的详情，但在 2012 年 3 月撰写本报告时仍未得到答复。

<sup>4</sup> 国际特赦组织反对武装团体的侵害行为，这是基于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尊严的原则和价值观，以及国际人道法律的原则。一般来说，人权法律不直接适用于武装团体（他们不是人权条约的缔结者）。国际人道法律则可以直接适用于武装团体，这些法律规定了适用于武装冲突所有各方的人道行为准则。用国际人道法律方面最为重要的权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话来说，就是“只要使用武力，手段和方法的选择就不是不受限制的”。一些国际人道法律条约明确反映了这一基本规则。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内容相同的第 3 条和这些公约的《第二项附加议定书》，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最为直接相关，而武装团体通常是在这些冲突中活动。这些条约受到越来越多国际惯例法的补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于国际人道惯例法律的权威性研究认定，针对国际冲突的许多国际人道法律规则，现在也适用于非国际冲突，这包括禁止直接袭击平民，以及不区分目标和过度的袭击。在尚未恶化到武装冲突的情况中，国际特赦组织呼吁武装团体维护国际人道法律中的根本人道原则。在这一基础上，国际特赦组织谴责武装团体的严重侵害行为，包括针对平民的袭击、不区分目标和过度的袭击、酷刑和其他虐待、劫持人质和杀害俘虏的行为。

<sup>5</sup> 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是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S-17/1 号决议设立。该委员会在 2011 年 11 月和 2012 年 2 月发表的两份报告，可以在此查阅：[http://www.ohchr.org/Documents/Countries/SY/A.HRC.S-17.2.Add.1\\_en.pdf](http://www.ohchr.org/Documents/Countries/SY/A.HRC.S-17.2.Add.1_en.pdf) 和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RegularSession/Session19/A-HRC-19-69.pdf>。

<sup>6</sup> 国际特赦组织，《叙利亚的镇压：泰勒凯莱赫（Tell Kalakh）的恐怖》，索引号：MDE 24/029/2011，<http://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MDE24/029/2011/en>。

<sup>7</sup> 国际特赦组织，《致命的拘留：叙利亚民众抗议期间发生的关押中死亡事件》，索引号：MDE 24/035/2011，<http://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MDE24/035/2011/en>。

<sup>8</sup> 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是空军人员，后来成为空军领导人，然后在 1970 年发动军事政变夺权。空军情报局后来成为最为令人生畏的安全机构之一。

<sup>9</sup> 国际特赦组织，《健康危机：叙利亚政府以受伤者和医务工作者为打击目标》，索引号：MDE 24/059/2011，2011 年 10 月，<http://amnesty.org/en/library/info/MDE24/059/2011/en>。

<sup>10</sup> 国际特赦组织，《叙利亚：保安部队实施的酷刑》，索引号：MDE 24/09/87。

<sup>11</sup> 至今为止，叙利亚当局尚未透露大约 1 万 7 千名在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失踪的人的命运，其中大多数是伊斯兰主义者，也未透露数百名黎巴嫩公民和巴勒斯坦人的命运，这些人在叙利亚被拘留，或者在黎巴嫩被叙利亚部队绑架，或被亲叙利亚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民兵绑架，然后被交给叙利亚部队。同样地，1980 年 6 月 27 日，数百名犯人在军事情报局管理的泰德穆尔（Tadmur）监狱遭到法外处决，其中大多数是伊斯兰主义者，当局对此也没有进行解释。当局从未将他们的尸体交给其家人，也从未告知其家人他们如何死亡。

<sup>12</sup> 国际特赦组织，《叙利亚：2004年3月事件发生1年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库尔德人情况》，索引号：MDE 24/002/2005，2005年3月，<http://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MDE24/002/2005>。

<sup>13</sup> 2011年4月21日《第55号法令》。

<sup>14</sup> 可以在此阅览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关于叙利亚的信息：<http://www.amnesty.org/en/region/syria>。

<sup>15</sup> 参阅国际特赦组织，《情报部门伸张的触角：针对海外叙利亚人及其国内亲属的暴力和骚扰行为》，索引号：MDE 24/057/2011，2011年10月，<http://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MDE24/057/2011/en>。

<sup>16</sup> 国际特赦组织在其1987年的报告中，将这种酷刑手段称为 *dullab*。

<sup>17</sup> 国际特赦组织在其1987年的报告中记录，“比萨特阿里”这一酷刑是将一个人面部朝上地绑在一个身体形状的板子上，然后进行殴打。自那以后，叙利亚当局似乎提升了这一酷刑手段，使板子可以活动。

<sup>18</sup> 马希尔·阿萨德是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弟弟，他不仅是第四装甲旅的指挥官，而且是共和国卫队的指挥官。共和国卫队有1万人，是唯一获准在大马士革活动的武装部队，保护首都免遭来自国内的威胁。自2011年3月出现骚乱以来，马希尔·阿萨德据称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他因此受到美国和欧盟的制裁，并受到阿拉伯国家联盟旅行禁令的限制。

<sup>19</sup> 阿拉维派自称是什叶派穆斯林，占叙利亚人口约10%。统治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属于该派，因此自哈菲兹·阿萨德在40多年前掌权以来，阿拉维派在军队和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优先得到政府工作、教育和政府提供的其他服务。很多阿拉维派成员认为，反政府抗议威胁到他们的利益，而且在政府被推翻的情况下会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sup>20</sup> 叙利亚地方协调委员会是一个联合组织，成员来自叙利亚的大多数城市和许多较小的乡镇。他们组织和平的反政府抗议，而且监察、记录并向国际和阿拉伯人权组织和媒体报告侵犯人权的行为。

<sup>21</sup> 电脑断层扫描可以产生明细的头部图像，使医生作出进一步的诊断。

<sup>22</sup> 第319条和第391条。

<sup>23</sup> 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结论意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CAT/C/SYR/CO/1，2010年5月25日，第5段。

<sup>24</sup> 参阅国际特赦组织，《叙利亚：向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的简要报告》，索引号：MDE 24/008/2010，2010年4月，<http://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MDE24/008/2010/en>。

<sup>25</sup> 《公约》第12条、第13条和第16条。

<sup>26</sup> 第34条原则；联合国《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处决、任意处决和即审即决事件的原则》，受到经济和社会理事会1989年5月24日第1989/65号决议推荐，受到联合国大会1989年12月15日的第44/159号决议欢迎，第9至第17条原则。

<sup>27</sup> 例如参阅《刑事审判诉讼法》第15条、第29条、第42条和第43条。

<sup>28</sup> 参阅《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报告》，第86段，2012年2月22日，<http://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RegularSession/Session19/A-HRC-19-69.pdf>。

<sup>29</sup> 国际特赦组织在其2011年7月发表的报告《致命的拘留：叙利亚民众抗议期间发生的关押中死亡事件》（索引号：MDE 24/035/2011）中称，自从出现目前的动荡局势以来，国际特赦组织只知道两起据报发生的死亡事件。叙利亚当局公开宣布，他们已对案件开展调查，即哈姆扎·阿里·卡迪波（Hamza Ali al-Khateeb）和萨克尔·哈拉克（Sakher Hallak）的案件。对于这两起案件，当局都没有公布任何信息，说明调查的性质或范围，甚至没有说明调查机关是哪一家。在另一起案件中，当局似乎承认鲁西·法

---

耶兹·纳达夫（Rouhi Fayez al-Naddaf）确实于关押期间死亡，但声称这不是保安部队的过错，而是“抗议”的过错。在塔里克·齐亚德·阿卜杜勒·卡达尔（Tariq Ziad Abd al-Qadr）的案件中，据报官方宣布的死因是一颗子弹击中胸膛，但尸体上却看不到子弹伤痕。没有证据显示，当局曾经或正在以全面、独立和公正的方式进行调查。国际特赦组织所知的关押期间死亡事件调查情况，更加深了这一印象。

<sup>30</sup> 1950年2月27日第61号法令，第53条。

<sup>31</sup> 1969年1月25日第14号法令，第16条。

<sup>32</sup> 2008年9月30日第69号法令，第1条。

<sup>33</sup> 例如参阅联合国《关于侦察、逮捕、引渡和惩治战争罪犯和危害人类罪犯的国际合作原则》（1973年的联合国《国际合作原则》），联合国大会1973年12月3日的第3074(XXVIII)号决议通过，第1段：“危害人类罪，无论发生于何处，均应加以调查；对有证据证明犯此等罪行的人，应该加以追寻、逮捕、审判，如经判定有罪，应加以惩治。”另外参阅《罗马规约》序言：“各国义务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人行使刑事管辖权。”

<sup>34</sup> 参阅国际特赦组织，《普遍管辖权：各国义务颁布和执行法规》，第5章，《危害人类罪：普遍管辖权的法律基础》，索引号：IOR 53/008/2001。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Peter Benenson House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www.amnesty.org](http://www.amnesty.org)

**AMNESTY**  
**INTERNATIONAL**

